



小镇风流

● 中篇小说集 ●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 编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小镇风流

小 镇 风 流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 编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 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6.125 印张 插页 2 355 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8,400 册

ISBN 7-219-00862-7

I·238

定价：4.90 元

编 者 的 话

新时期的广西文学以它特有的步态，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前进。十年的创作成果，无论是从数量或质量上看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会组织编选了七本集子：短篇小说集《各领风骚》、中篇小说集《小镇风流》、诗歌集《腾飞，中国龙》、散文集《写在南国初冬的时候》、报告文学集《军校敢死队》，还有儿童文学集和评论集。这七本集子和广西作家在新时期出版的近二十部长篇小说，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广西新时期文学的全貌。

参加编选这七本集子的同志有梁发源、陈雨帆、潘荣才、韦一凡、包玉堂、凌渡、蓝阳春、孙步康、何培嵩、廖倩萍、王俭、丘振声、杨绍涛、陈学璞等。入选作品，大都是作者优秀之作，不一定是作者新时期的代表作。从每篇作品中，可以领略作者创作特色的一斑。这一斑一点的集结，即成“全豹”。这豹子喝的是八桂地底涌出的源泉，其吼声自带南国浑厚的音色。

明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，这七本集子也是奉献的礼品。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

1987年10月

目 录

- 小镇风流·····〔壮族〕孙步康（1）
- 女工牛仔·····陈敦德（52）
- 黑蕉林皇后·····陈肖人（97）
- 碰 撞·····〔壮族〕韦一凡（145）
- 哑 胡·····〔壮族〕潘荣才（205）
- 九折魂归·····李 竑（245）
- 冰棕榈·····〔壮族〕陈雨帆（293）
- 尤博士与老姑娘·····王育英（359）
- 哦，古老的巴地寨·····〔瑶族〕蓝怀昌（392）
- 海怪三哥与蒙眼观音·····于 峪（437）
- 流金的河·····张宗棧（476）

小 镇 风 流

[壮 族] 孙步康

(一) 斗 鸡

长乐镇上过春节，近两三年来总翻出点新花样。

因为地方小，一无名胜，二无古迹，没个登临的去处。一年奔波劳碌，寒来暑往，加上近年来兜里多了几个钱，人们总想借着过年安歇些时日，嬉闹一番。于是乎，前年舞狮子抢青，去年自行车比赛，到了今年，又有创新：斗鸡。

即使这左江边上人口不满八千的小镇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自古流传。遵循着女娲补天抔土作人的神话，阴历正月初一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七日为人。初一是鸡日，不举行斗鸡比赛。初二预赛，初三复赛，到初四下午，只剩下新兴街大炮钟的红毛公鸡和盐行街刘百生的花脖雄鸡，争夺本届斗鸡锦标的冠军。

时过午后，吃饱了粽子嚼够了鱼肉的群众，纷纷来到镇上中学球场，簇拥在戏台下面，等待、盼望这一决定胜负的时刻。不知是谁点燃了一只大潮炮，“砰”的一声爆响，把人们紧张的心弦绷得更紧了。斗鸡的胜负固然重要，但在胜

负后面，还包涵着长乐镇两个不同等级派系的较量。盐行街刘百生的父亲“四街长”是镇长的红人，飞扬拔扈六街十八巷几十年；而新兴街的大炮钟呢，这几年才和他爹牛皮二发起家来。一方是牛瘦骨不瘦的好底子，一方是刚开瓶盖的三花酒冲劲足，决胜前夕，各自都在侍理雄鸡，把得胜的希望和做人处世的面子都押在雄赳赳的公鸡身上。而台下等着观战的人们，也因出身家境和职业交游的不同，截然分成了两派。

预定下午三时决赛的这场斗鸡，真真是钢刀砍铁板——硬碰硬，令人牵肠挂肚哪。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主持决赛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，挂在戏台正中的大钟秒针的的嗒嗒响，决定命运的时刻越来越近了。

刘百生坐在戏台旁边侧厢的一张折叠椅上，白皙修长的手指攥着一枚五分钱硬币，翻过来又复过去。虽然是冬日，外头刮着呼呼北风，可他捏着硬币的手指却是汗涔涔的。一抹冬日软慵慵的阳光，从半开的玻璃窗漏进来，照在他的脸上，泛起一层光亮。他的嘴唇厚薄适中，轻轻一动，便浮起微笑，给人一种稳操胜券的感觉。他刚才偷偷将硬币抛了一下，心里默念，正面朝上者胜，朝下者负。结果银币的正面笃笃实实出现在他的视网膜里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掂量起来，他喂养的花脖子雄鸡，比大炮钟的鸡个头高出半个巴掌，爪利喙尖，而且是狼山鸡与泰国斗鸡交配后生出来的混血种，在血统上比大炮钟的本地土鸡高贵。这一场恶斗，如果不出现意外，他获胜的把握最少也是十有八九。

刘百生瞟了一眼左手腕上的电子表，离三时还有八分钟。决胜时刻就要来临了！他又将讨了吉利的硬币望了一眼，准备上场。偏偏在这时候，他眼睛一亮，透过窗户，一

眼瞥见了人丛中的桃金娘！

桃金娘，好一个教人醉心的姑娘！二十二年的光阴在她身上停驻，正是含苞欲放的美妙年华。她温柔娴静，朴实大方，她那在阳光下红朴朴的双颊，使人想起早晨热烈的彩霞；她那隐藏在长睫毛下静幽深情的眸子，使人想起山中清澈的泉潭。她脖子上围条纱巾，翩然而来，宛如飘逸的白鹤；她停步站在龙眼树下，就象一朵彩云；倘若往高高的岭坡上一站，那就是南国三月带露开放的鲜艳夺目的桃金娘花朵了！刘百生平时看见衣着朴素的桃金娘，肺活量都增大几倍，今日她身穿节日盛装出现在眼皮底下，怎不教他心窝里有只兔子卜卜跳个不停？

倘若是三、四年前，刘百生相中的姑娘，肯定是三只手指拾田螺十拿九稳。凭什么？凭他父亲“四街长”在长乐镇的势力，凭他刘百生身居圩镇税务所要职，办事情岂有不通之理！咳，这些年，世事如棋局，变化无常，三下五除二捞起世界的牛皮二大炮钟父子，仗着财大气粗，居然不把他刘百生放在眼里，也打起桃金娘的主意。真把刘百生气得五内冒火，七窍生烟，恨不得再来个运动斗争，将大炮钟整得头低低眼眯眯，撵到乡下劳动改造，才出心头怨气。想到这里，他更意识到今天这场斗鸡关系重大，不单是面子，还关系到婚姻大事，一定得咬牙斗赢，非赢不可！

于是，他俯下身来，伸出白皙的手轻轻抚摸花公鸡的背脊，温存中寄托着强烈的愿望。那公鸡中午在家里喂的是拌了鱼粉的精饲料，还用三花酒喷在嘴上，此刻正是精力旺盛，跃跃欲试，张嘴舞爪，如癫似狂。看到公鸡临战前竞技状态良好，刘百生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。

三时正。一串千头的电光炮噼呖啪啦爆响，硝烟弥漫。

炮声停歇，喧闹的人声随即安静下来，主持斗鸡的文化站干事手持半导体喇叭郑重宣布：

“春节斗鸡决赛现在开始！”

刘百生一开启笼门，那只花脖子公鸡便裹着一团旋风冲了出来，刚劲有力的脚爪踏得露天舞台的地板卜卜响。好一只威风凛凛的雄鸡哟，举首投足都有一种优越感，象一个神气活现的贵族，亮相，扬威，炫耀性的一声长鸣，赢得了台下一片啧啧赞赏之声。而大炮钟出笼的红毛公鸡呢，却是另一种姿态，不叫不嚷，不腾不跃，整个身子成半蹲式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躯体比自己高大的对手。行家们却从中看出道道来，这叫做：引而不发，就象俗话说的，咬人的狗不乱吠。

两只雄鸡怒目对视了几分钟，互相捉对儿转了一圈。站在舞台两侧的鸡主人，心儿全教鸡牵着，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这岂止是斗鸡，而是长乐镇两种力量在借牲禽的角斗显示威势。

有人递给大炮钟一根烟，他连看也不看，一场手，把带海绵屁股的过滤嘴香烟扫过一旁。目光分秒不离公鸡身上。

刘百生又将那五分硬币摸出来，用手指轻轻捏了捏主吉利的正面，心底默默祈祷：要赢，要赢！

大球场里的千八百人，谁也不敢说话，不敢咳嗽，静得似一潭死水。谁都知道这场斗鸡的分量。风不动，云不走，气氛静穆紧张。

搏斗终于开始了！花脖子雄鸡首先发起攻击，象一发炮弹向红毛公鸡猛扑过去。红毛公鸡早有防备，低伏的身躯“呼”的一声跃起，尖利的嘴迎着花脖子雄鸡的头颅狠啄，张开的翅膀狠狠扇拍过去。两只鸡在半空中猛一击撞，扑啦一声，倒退半步，一齐跌落地上。可当它们的爪子刚接触到

地面，便象被弹簧抛起似的，瞬间腾跃而起，又向对方扑去。利喙猛啄，长爪狠戳，搅作一团又霍地分开，烟尘滚滚，气喘咻咻，舞台上留下点点血迹，风尘中飞散片片鸡毛。

桃金娘从来没见过如此凶猛的搏斗。她是一个温柔娴静的女子，除了协助父亲终日劳动挣钱糊口之外，还得兼顾一家子的做饭洗衣，平日里哪有闲功夫管这类玩耍斗闹之事。只是春节里，蒸好了年糕，包完了粽子，做好了粉利，在家中闲着无事，禁不住十七岁的弟弟撺掇，便破天荒地看热闹来了。

“阿姐，你看，阿钟哥的红毛公鸡要输了！”

“啊？”

桃金娘对这场斗鸡的胜负，心中也有砝码，只是一个姑娘家，不好表露而已。听小弟这么一说，她的心也沉不住，双手攀住弟弟的肩膀，踮起脚尖，翘起脑袋，往舞台上张望。此刻，两鸡争斗已达高潮，花脖子雄鸡仗着体重身高的优势，一个猛扑，就势将红毛公鸡压在下面，居高临下，尖利的嘴喙雨点般朝红公鸡的头上、冠上猛啄，红毛公鸡冠子上鲜血淋漓，绒毛一把一把掉落，完全处于劣势。

桃金娘的心象被公鸡利喙啄了一下，猛地抽搐，疼中带几分辣。岁月在成熟她的身体的同时，也赋予她一些对异性的思索和稀奇古怪的梦，这些梦在心头是有分量的，每每被生活中某些东西触发，便骚扰得姑娘忐忑不安。斗鸡的场面，令她惊惶失声，看看四周，似乎尚未引起别人注意，赶快掏出一条粉红色的手绢，捂住了小巧玲珑的嘴儿。

突然，肩头被人重重拍了一下，桃金娘惊回首，咳，父亲“两头鼓”板着脸站在身后，眯缝的豆豉眼眨了两眨，瓮声瓮气地发布命令：

“回家去，女儿家看甚么斗鸡？没家教！”

父亲的话是家庭的“圣谕”。打从八年前母亲病故之后，父亲未续弦，风里雨里又当爹又当娘把女儿拉扯大。父亲值得尊敬，桃金娘懂得做女儿的本分，懂得顺从父亲的意旨，让这位老爷子高兴。听到这命令，虽然心还牵挂着被压翻在地的红毛公鸡，但还是迈动脚步，随父亲离开斗鸡场。

走不多远，忽听全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，桃金娘禁不住止步回头，只见场上的花脖子雄鸡趾高气扬，引颈长鸣，而那只伤痕累累的红毛公鸡，则象一堆烂泥，软绵绵地倒伏不起。

“唉！”她遗憾地一叹。

“快走！”父亲又在催促。

“等一等，它……是不会轻易认输的！”

“咳，这是你一个女儿家管的事么？你和别人不一样！”

桃金娘默默低下头，正要离去，忽听场上又是一阵欢呼。那只伏在地上的红毛公鸡一跃而起，象一团火，象一支箭，向得意洋洋的花脖子雄鸡扑去，两只鸡又搅成一团，嘴啄，爪扑，动作之快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搏斗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，疯狂得不顾一切。全场观众被这精彩得近于残酷的争斗激动了，呼叫声，掌声，跺脚声，口哨声响成一片。终于，花脖子雄鸡支持不住了，垂下长尾，低下头颅，一瘸一拐地落荒而逃，象去了势的阉鸡，任凭刘百生如何驱赶，再也不敢看红毛公鸡一眼。

球场上，爆响了一串电光炮，希望大炮钟斗赢的人们，狂呼拥上舞台，待文化馆干事给大炮钟披红挂彩之后，人们便将这位获胜者抛上半空，接住，又抛上……

“爹，阿钟哥赢了！”桃金娘甜甜地说。

“赢了？”脸色阴沉的两头鼓冷冷地迸出一句话来，
“斗鸡场上赢了，别的场合谁输谁赢还没定局呢！”

（二）独眼看九州

傍晚时分，当大炮钟设宴庆贺夺取斗鸡桂冠猜拳行令酒酣耳热之际，隔壁家的两头鼓却一个人悄悄溜出门，穿过弥漫着节日鞭炮硝烟的街道，拐进一条狭窄的石板小巷，推开了一扇吱吱响的木门。

他是来找单眼陈九叔问卜的。

陈九叔是个孤老，原来住进镇敬老院里，近日眼看求神问卜看相测字能捞大钱，便从敬老院跑出来，到一个远房侄子家搭伙。每逢三日一圩，他便在圩亭角挂出一面“单眼看九州”的锦旗，撑一把油纸伞，摇一把鹅毛扇，俨然鬼谷再世、彭祖重生。若不是圩日，四乡农友镇上居民婚嫁后土也有人登门问凶吉，生意兴隆，巷子里的石板路被鞋底踩踏得滑溜溜亮锃锃。

两头鼓入得门来，只见陈九叔一人盘腿坐在床上，就着十五支光的电灯，举着一只放大镜阅读一本虫蛀的直行古书。中堂上，一幅色彩艳丽的“八仙过海图”，两旁是一副楷书对联：一只慧眼看世界，半把羽扇论古今。昏黄的灯影渗透着莫测玄机。两头鼓越发感到神秘。

约莫半根烟功夫，单眼九叔才把视线从线装古书上移到两头鼓这边来，问了句：“你来了？”

两头鼓赶快靠过去，递过一只红纸封包，恭维地说：“神仙九叔：给您拜个晚年，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，财源茂盛！”

“哦”。陈九叔喉咙咯了一口痰，一束目光扫过红纸封包，笑了笑，轻轻推过一旁。“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！街坊邻舍，有米相借，何必破费呢？”

“哪里话！红封包讨个利市，九叔莫嫌。”

客套一番，单眼九叔才进入话题：“老古，你今晚光临，是问过去，还是卜未来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两头鼓欲言又止，豆豉眼四下巡逡，似乎事关重大，以防隔墙有耳。

“但说无妨。”单眼九叔捻着下巴的几根山羊胡笑道，“侄子全家都到圩亭看舞狮去了，这事嘛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”

两头鼓一时倒不知从何说起。正月初二，他那间搭在新兴街尾的油毡小屋突然来了一位稀客——镇文书老黄，明里说是给他拜年，暗地却是替刘百生作媒，要娶两头鼓的女儿桃金娘。送走黄文书，两头鼓坐也不是，卧也不是，象跌落红锅的蚂蚁团团转。年前送灶日，大炮钟的父亲牛皮二也提出跟他攀亲，想不到刘百生也来角逐。一家养女百家求，一马不行百马忧。两头鼓中年丧妻，抚养女儿成个花朵似的人儿不容易，为女儿择婿更是搔破头皮，费尽心血。他知道，十五年前牛皮二全家被“下放农村，”住在他们那楞村里，十岁的大炮钟每天捏把锄头背只小篓，和桃金娘一道到岭坡上挖旱藕，下小河摸鱼捞虾，竹马青梅，感情随年龄一起成熟。可是，权衡利弊，刘百生“四街长”这一家子是长乐镇的地胆，招惹不得的。莫看这“四街长”一不当官，二不是党员，每天拎着个喇叭筒，胳膊上套着“执勤”袖章，逛圩亭，串六街，权势大着哩，供销社、农械厂、综合店的头头和他都是酒肉朋友，称兄道弟；至于过往的生意佬，贩成

衣、收购土产的客仔，更是对他毕恭毕敬，送礼请客泼水饭，买个方便。否则，执照就会让他没收，市管会就会找麻烦。人们都说，长乐镇长管辖六条街，其中有四条是这个拎着喇叭筒地胆的势力范围。“四街长”者，二镇长也！名正，言也顺，根深，蒂也固。两头鼓原本是那楞村跟牛屁股的耕田佬，近年来眼见镇上政策放宽好捞食，才携儿带女迁到镇上来搵两餐的。日里到圩亭上摆个小摊，卖糖水汤圆，卖绿豆粥，夏天卖豆粘子，秋天卖柚子柑橙；夜间烧一只破油桶改成的大炭炉，卖吊炉烤红薯。算盘敲得精，银钱抠得紧，故此小本经纪亦能糊口。但毕竟是乡下人，趁着机会混入市镇的，一无户口，二无靠山，腰骨不硬，“四街长”要是吹须反脸，一脚把他摊铺踢翻，执照吊销，可不教他啼哭没有眼泪？

单眼九叔听他道出原委，皱皱额上的抬头纹，摸摸案上的线装书，突然发问：“两头鼓老弟，你爱你的女儿吗？”

两头鼓怔了一怔，连声答道：“爱，爱……”

单眼九叔接着问：“你愿你的家计兴旺吗？”

两头鼓答道：“愿，愿……”

“那么，数数你的头发吧！”

对于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两头鼓如同一头雾水昏昏懵懵。向单眼九叔询问，九叔道是天机不可泄露；自己猜吧，绞尽脑汁也不知其所以然。恰好一阵风从格子窗刮进来，电灯晃荡摇摆，案上的红纸封包赫然入目，倏然触发了两头鼓的灵感。他伸手往贴身内衣口袋摸去，瑟瑟索索摸出一张“炼钢工人”伍元币，心疼地送到单眼九叔手上，颤抖地说：“烦九叔指点迷津，些小意思，给九叔饮茶哩！”

九叔也不推辞，一拍几案，说着：“心诚则灵，心诚

则灵——”

两头鼓诚惶诚恐：“是，是……”

“听着，孟子曰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你借助天时进长乐镇落脚，必须占地利而通人和，方能落地生根，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啊！”九叔把后边“啊”字的尾音拖得老长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其间奥妙，由两头鼓自去领略猜度。然后，那只单眼才闪烁出一束狡黠的光芒，说，“言归正传嘛，刘百生和大炮钟，一个是占了天时地利，本地世家，一个是新近发家，财大气粗，得罪哪一方都没好处。唉，为人处世，有所得必有所失，你的娇女桃金娘又不能一分两半。难啊，纵然诸葛再世，刘伯温复生，也难替你想出个万全之策啊！”

“那——难道真到了绝龙岭？”

“天无绝人之路，就看你能不能决断了。”单眼九叔弯下腰来，凑近两头鼓耳朵边嘀咕，“常言道，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，而你想在长乐镇立定脚跟，把种田佬变为食商品粮的镇上人，这才是根基哪！”

“这么说，和四街长攀亲了？”

“哎，可不能轻易拍板哪，他来求你，你也要价，吊他胃口，想娶我女儿吗？给老子弄本户口簿来，拿到这个‘天书’再说！老古兄弟哪，莫看你的女儿桃金娘一双小手，手虽小，可有财气，会帮父母兴家立业啊！”

单眼九叔一语道着两头鼓的心病，乐得他屁股毛都松爽了，觉得今晚的封包钱没有白花。说句本心话，他权衡利弊的时候，秤砣是倾向刘百生那方的，“四街长”的势力，几十年稳稳笃笃板上钉钉，肯定比新近暴发的牛皮二一家子有倚靠，两头鼓也乐得背靠大树好乘凉。人无远虑，亦有近

忧。只是这想头未得到赞同，事关重大，心不踏实，才摸黑找上单眼九叔来的。人总是这样，需要别人的话来验证自己的想法。人受几句话，佛受几柱香，天大事儿都了了。两头鼓听了单眼九叔这番话，心上撂下一块大石头，颤悠颤悠转身回家。走出狭窄的小巷来到大街上，还止不住哼起了几句戏曲来。

他哪里知道，单眼九叔这位活神仙，也怯着地胆“四街长”几分呢！九叔的看相摊在市管会管辖之下，招惹了“四街长”，不就等于砸了自家饭碗？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边拔毛，这种事能做的么？单眼看九州，唯独看不到自己口头是否对得住心头。送走两头鼓，单眼九叔返回堂屋，无力地倒在床上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那边，两头鼓乐悠悠地回到新兴街，一踏上门前石阶，就连声呼唤女儿桃金娘，半天没人答应，他才定睛一看，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头，女儿和儿子都不知去向。

（三） 蝶恋花

两头鼓不用猜也知道，女儿此刻一定在隔壁牛皮二家小洋楼上，和大炮钟眉眼传情。

牛皮二是长乐镇这两年暴发起来的人家。先前，他被撵到那楞村和两头鼓一道拾牛粪的时候，谁料到他今日会发家致富起洋楼呢？大凡人一旦捞起世界，风水骨格也改了。昔日道他落魄相的单眼九叔，也眯着一只眼对他恭维起来。说他是狮子相，正额方眉，五岳起，三才平，大器晚成，锦帛钱财成巨富，衣食温饱多积蓄。说到唾沫四溅处，单眼九叔还特意指着牛皮二深深的肚脐说道：“看，这就是致富根

源。肚脐深，装得二两金；肚脐浅，只装两枚大铜钱。牛皮二哥的肚脐好深哪！”

两头鼓对此深信不疑，他是眼看着牛皮二一步步发起来的。落实政策时，牛皮二全家迁回长乐镇，起先也是用碎砖头油毡搭的临时房屋，冬天漏冷风，夏天热得象煎鱼，餐餐吃的是玉米粥拌盐。三年前，牛皮二重操加工牛皮猪皮的旧业，口袋里才听见银钱响。当然，还得靠手艺本事。剥牛皮，讲究刀法，须得从头下经胸越腹一刀成直线割到尾，然后再挑开四肢，刀行到膝盖处，还要用转刀挑割；割了前，再割后。母牛从乳房起刀，公牛从睾丸处下手，皮形才能不显刀洞。最考师傅的是剥牛头皮，刀锋要利，运刀要快，手步要准，一刀一剔，将牛眼牛角割下，除去腮肉，刮掉鼻梁，三抽两扯，既不伤皮板，又不沾膘油，才算成形。牛皮二得父亲衣钵真传，剥牛头皮最为拿手。剥下的牛皮，钉在木板架上撑晒，先晒毛面，后晒板面，晒至七八成干，将毛向内，板向外，从正脊线对折，装进麻袋里，卖给省城集体办的皮革厂。经牛皮二加工的水牛皮，成色亮，品质好，往往能卖大价钱。接着，蛇随棍上，他又扩充范围，加工猪肠衣，收购鹅毛鸭毛加工羽绒，大宗大宗的生意，大把大把地把钱赚进来，眨眨眼成了长乐镇上行三坐五的人物。有米不吃粥，有钱要起屋，起的可不是一般镇上人的瓦顶青砖四缝三进的平房，而要标新立异，学着省城洋楼的模样，平地拔起一座三层楼玻璃窗带晒台的钢筋水泥房子，听说足足花了二万多块。两头鼓出于好心，想劝他钱财莫外露，借了个话题说：“邻舍，这洋楼太那个……那个了吧，玻璃窗，从外边往里看明似清水，两口子屋里还能方便？”没想到牛皮二哈哈答道：“不碍事，我安的是磨花窗玻，挂上窗帘呢！”